



荣获美国童书至高荣誉
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



一本呼吁大家保护动物，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的著作
一直稳居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畅销书前几位

微信扫码收获

动漫国学经典课

婷婷唱古文 80 首

听中华成语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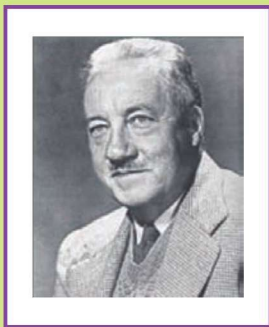
兔子坡

[美] 罗伯特·罗素◎著
高洁◎译

Rabbit
Hill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罗伯特·罗素

罗伯特·罗素（1892—1957），美国现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插画家，曾获美国最高儿童文学奖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，以及最高绘画奖凯迪克大奖。一生创作甚多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，并多次受媒体推荐。



罗伯特·罗素，现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画家，1892年10月出生于美国纽约市，毕业于纽约一所应用艺术学校。1914年秋，他为《哈波氏》周刊上的一首诗歌设计了一幅整版装饰画，这是他的绘画作品第一次正式发表。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，他还创作了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图画作品，并不断地被报纸、杂志等媒体所采纳。

1930年，罗伯特·罗素首次为一本书绘制了插图。从那以后，直到1938年，他为很多作家的书绘制了插图，如《费迪南德的故事》《波普先生的企鹅》等。1939年，他出版了第一本童话作品《本和我》。这本书的出版充分展示了罗素的写作实力。1945年，他凭借《兔子坡》一举赢得了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。为了纪念这次成果，他一度将自己所住的庄园改名为“兔子坡”。长久以来，《兔子坡》在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。它以活泼可爱的动物形象、诙谐幽默的语言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弘扬了一种积极向上、和谐健康的精神，并且号召人们热爱生活，爱护动物，与动物和平共处。1957年，罗伯特·罗素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辞世。



微信扫描
下方二维码

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

诺贝尔文学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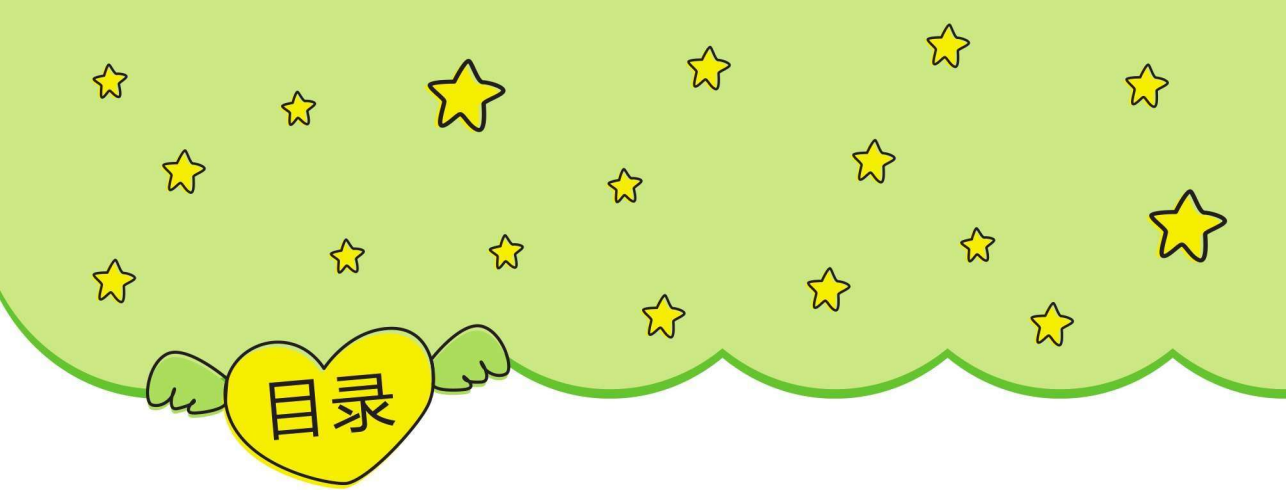
国际安徒生奖

卡内基文学奖

大师经典 世界名著 不朽之作

给孩子优质的文学滋养，给孩子精彩的全球视野，给孩子无穷的生命启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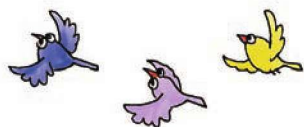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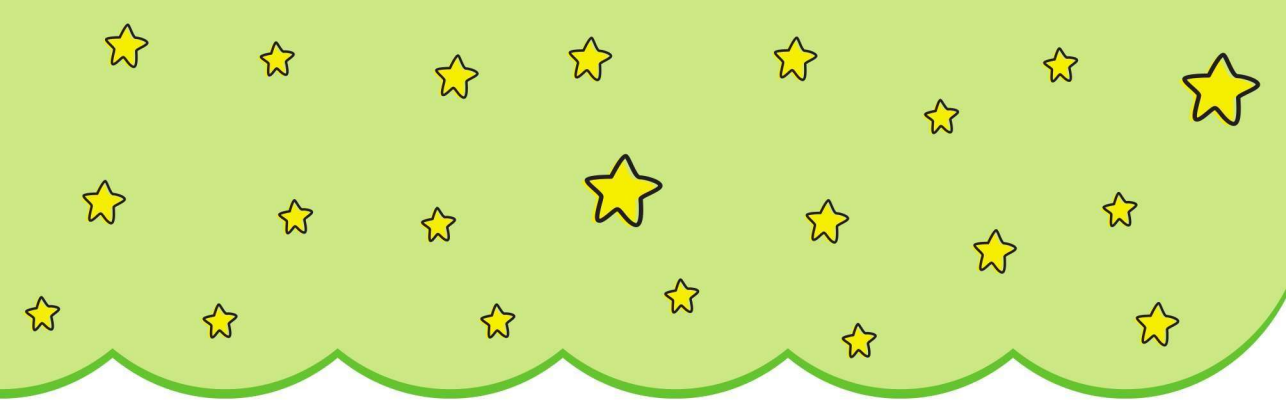
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，
即可获得更多线上数字资源，
徜徉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！



兔子坡

- 第一章 —— 新邻居要搬来了 / 002
- 第二章 —— 老妈的烦恼 / 013
- 第三章 —— 小乔奇的歌 / 018
- 第四章 —— 阿那达斯叔公 / 029
- 第五章 —— 老顽固波奇 / 035
- 第六章 —— 搬家卡车开来了 / 040
- 第七章 —— 读书腐蚀心灵 / 045
- 第八章 —— 威利悲惨的一夜 / 054
- 第九章 —— 分食夜 / 060
- 第十章 —— 乌云笼罩了小山 / 065
- 第十一章 —— 努力奋斗 / 070
- 第十二章 —— 大家一起吃个饱 / 07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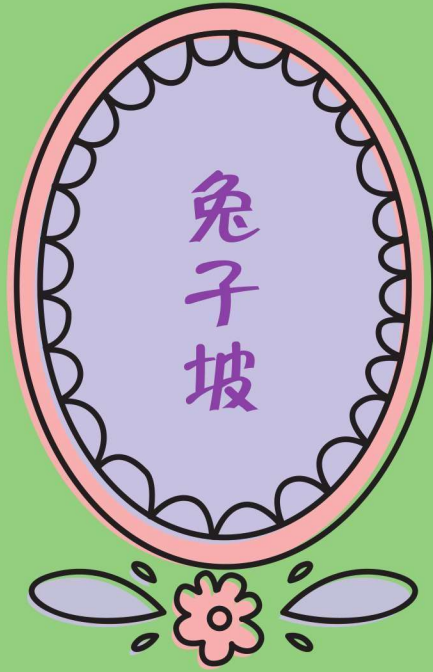


本 和 我

- 第 一 章 —— 我，埃莫斯 / 084
- 第 二 章 —— 发明了富兰克林炉子 / 088
- 第 三 章 —— 谈判 / 094
- 第 四 章 —— 游泳 / 098
- 第 五 章 —— 一本印错了的书 / 102
- 第 六 章 —— 电 / 107
- 第 七 章 —— 避雷针 / 112
- 第 八 章 —— 那只风筝 / 117
- 第 九 章 —— 战争打响了 / 123
- 第 十 章 —— 法国有美女 / 127
- 第 十 一 章 —— 王宫之行 / 129
- 第 十 二 章 —— 计划 / 134
- 第 十 三 章 —— 凡尔赛之战 / 139
- 第 十 四 章 —— 回家 / 147
- 第 十 五 章 —— 生日快乐 / 150



兔子坡





第一章

新邻居要搬来了

那座小山上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

瞧瞧，整座小山都沸腾了，大家高兴得不得了，欢乐的叽叽喳喳声此起彼伏。原来，动物们正在讨论一件大新闻，时不时地便能听见里面夹杂了这样一句：“要搬来新的一家人啦！”

小乔奇跌跌撞撞地从兔子洞里跑出来，气喘吁吁地向大家发布这个重大消息。“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！”他大声嚷嚷道，“新的一家人要来了！妈——爸，大房子里要搬进新的一家人啦！”

小乔奇的妈妈正搅拌着一锅稀汤，有些意外地抬起头来：“哦？该是新邻居搬进大房子的时候了，来得真是时候，但愿搬来的是庄稼人，不要像以前搬来的那些人那样懒惰。近三年来，这里已经没有一个好菜园了，每年过冬都存不到足够的粮食，去年，就是最糟糕的一年，我都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活下去。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出他们是庄稼人！现在，食物越来越少了，除了十字路口的胖男人那儿，其他的地方甚至找不到一点儿蔬菜，可是胖男人家有恶狗和其他的防备，而且，每次来回要横穿漆黑的公路两次，还得时刻防备那条恶狗的追击，太危



险了，我们该怎么办——”

老妈总是忧心忡忡的，似乎生活中只有糟心的事情一样。

“亲爱的，”老爹说，“你应该学着乐观点儿。乔奇带来的消息，说不定是带给我们幸运丰收的预兆呢！我想，我还是到左邻右舍去走走，打探下这个消息是否属实。”

老爹来自南方，是个十足的绅士，说起话来常带些文人气质。

他小心翼翼地穿过那满是荒草的菜园。在黄昏落日的余晖中，高大的砖房孤零零、黑漆漆矗立着，远远望去有些阴暗，让人觉得有些阴森。砖瓦房的窗子里没有灯光，附近也杳无人迹，屋顶上的木瓦因年久失修而翘了起来，已经开始腐朽了，破旧的百叶窗吊着歪向一边。

门口的车道和人行道上荒草丛生，风一吹，高高的荒草就跟着摇摆起来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使这片本就荒凉的土地看起来更加萧条了。

他怅然想起，以前小山上并不是这幅萧条颓败的景象：那时候，草原上铺着厚厚的、地毯似的青草，田野里到处是青青的苜蓿，菜园里的蔬菜很茂盛地生长着，他和老妈以及其他的子孙都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所有的小动物都很幸福。

那时，住在这里的人都很好，晚上，他们的小孩子们和大家一起玩捉迷藏。他们看见臭鼬鼠妈妈带着一群毛茸茸的可爱小家伙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很是庄严地横穿过草地的时候，就会兴高采烈地尖叫起来；还有一只叫长毛小姐的狗，她又老又肥，总是和土拨鼠吵个没完，但是她从来都没伤害过他们。有一次，她在野外看到一只迷路的小狐狸，还把他带回家，和家里的小狗们一起喂养照顾。他又仔细想了想，那只狐狸应该是狐狸仔仔的叔叔吧？也许是狐狸仔仔的爸爸？现在他已经记不清了，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但是好景不长，那些好心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搬走了。悲惨的日子降临到小山上，后来搬来的人对动物都不友好，他们只顾着自己生活





安稳，好吃懒做，一点儿也不替别人着想。漆树、山桃、毒蔓占据了整个田野，草地上长满了杂草，花园也荒废得不成样子了。

幸好，在去年秋天，他们终于搬走了，只留下这栋空荡荡的房子以及黑洞洞的窗子，还有这在寒冬的暴风雨中噼里啪啦乱响的破烂不堪的百叶窗。

老爹经过工具房的时候，又想起在很久以前，这里曾放着成袋的种子和鸡饲料，它们是田鼠的最爱，有了它们，田鼠一家整个冬天都不会挨饿。可是近几年来，这里一直都是空荡荡的，在缺少食物的艰苦寒冬里，所有的食物都被一扫而光了，当然，再也没有动物光顾过这里了。

一旁的草地上，土拨鼠波奇正胡乱地拨弄着一堆杂草，看来他是饿坏了。他骨瘦如柴，身上的毛乱糟糟的，没有一丝光泽，像被虫蛀过一样，和之前那只胖嘟嘟连走路都走不稳的波奇相比，太不一样了。去年，他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挤进洞里冬眠的。

而现在，他似乎再也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。他每吃一口，都会抬起头来看看周围，嘟囔一阵，随后，再随意叼起另一口食物。所以，他的抱怨也总是断断续续的。

“瞧瞧这片草地，”他愤愤地自语道，“看看它——唉——连一片苜蓿叶都找不到，全是些杂草！唉，是该有新邻居搬来了——唉——是该搬来了——”他看见老爹走过来后礼貌地跟老爹打了个招呼，便停止了没完没了的牢骚，坐起身来。

“晚上好，波奇。能在这里遇见你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，看你在这个迷人的春夜里精神抖擞的样子，一定是度过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冬天吧。”

“唉，要怎么说呢，”波奇又开始发起牢骚来，“至少我现在还是健康的啦，不过，你看我都这么瘦了，光吃这些毫无营养的玩意儿，哪



里能长肉呢！”波奇憎恶地望着那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和草地，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
“后来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都是废物，对，是废物！他们什么活儿也不干，什么庄稼也不种，整个小山都给荒废了。好在他们搬走了，要我说，是该有新邻居搬来了，是时候啦！”

“这正是我要向你请教的问题，”老爹说，“我刚刚听到这样一个消息，说是有新的一家人要搬到大房子里来了，想请问你是不是有有关这件事的确切消息。确实有新邻居要搬来吗？还是只是讹传呢？”

“讹传，讹传？”波奇似乎完全不理解，他挠了挠耳朵，“哦，我也告诉你，我在路上听见别人说，两三天前，有个房地产商带着一些人来看过这栋房子啦，里里外外都走了一圈。我还听说那个木匠——比尔希奇，昨天也看过这房子，他还摸了摸屋顶，看了看工具房和鸡舍，还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的。我还听说，泥水匠路易·肯斯多克今天也来了，他还摸了摸、踢了踢那些旧石墙和塌下来的石阶，也在纸上不断地记录着什么。我还听说了一件事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”他挪了挪身子，更靠近了老爹，脚紧紧地贴着地面，“这事真的很重要，我听别人说，那个叫提姆·马克格拉斯——你知道的，就是那个家住在岔路口靠耕田种地过日子的家伙——听说，他今天下午也来看过这个荒了的花园、草地和北边的田地，他也在纸上记录过。哦，这件事是不是和你的那个消息有关系呢？”

“这样看来，”老爹说，“这些消息听起来还真是好兆头呢。看来有新邻居要搬来是毋庸置疑的了。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们是地道的庄稼人。这附近要是能住上几户这样的庄稼人，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，那时候，这儿就会有一大片茁壮成长的莓草地，然后……”

很久以前，老爹一家便从肯塔基移民过来，莓草是肯塔基那里所特有的，所以，每次一跟人谈到莓草，他就很高兴。



“莓草不适合长在这里！”波奇打断了老爹的话，“莓草在康涅狄格是绝对长不好的。我只要有一片苜蓿和提摩草就心满意足了，对，来点提摩草、苜蓿和一些其他的好青草，再加上一个菜园，”他说着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儿，“然而现在，能有一些甜菜头或者几颗青豆、一口马鞭草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他忽然痛哭出声，趴在稀疏的草堆里大哭起来。

老爹的心情愉快起来了，他踱着方步继续向前走着，毕竟，这段艰苦的岁月就要过去了。这段时间，他们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小山，他们结了婚的子女也都另谋生路去了，这些年，老妈也是憔悴了许多，而且好像越来越焦虑。但愿大房子的新邻居可以给他们带来以前那样美好的日子——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祝你好运！”灰狐狸很有礼貌地说，“我听说了，有新邻居要搬来了。”

“也祝你今晚过得愉快，先生，”老爹回答，“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件事令人欣慰的事情是真实的。”

“对了，我还要感谢你，先生，”狐狸继续说道，“昨天早上，你把那些追踪我的足迹的狗引开，你知道的，我实在不擅长和他们周旋。你看，我大老远才从威士顿带回来一只母鸡——近来，这里都没有什么食物，我可是走了八里路啊！这么远的路程，这只母鸡还那么重，又那么难缠，当那些狗不断地向我逼近的时候，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你对付他们还真是有一套。我要谢谢你！”

“没什么的，这没什么，不值一提的，小伙子，”老爹谦虚地说，“我很乐意跑向那些猎犬，然后跑向别的地方把他们引开，记得那还是在莓草乡的时候……”

“哦哦，我知道的，”狐狸急忙打断老爹的话，说，“那么，你是怎么对付他们的呢？”



“哦，实际上，我只不过带他们到山谷里溜达几圈，穿过几个荆棘丛之后，最后把他们带到吉姆克利的电篱笆那儿，就结果了他们。对付这些笨蛋畜生，简直不能说这是一场小比赛，这也太没水准了。只有我们莓草乡的猎犬才称得上真正纯种的猎犬，记得有一次……”

“哦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，”狐狸说完，便隐设在树丛里，“但我还是要谢谢你！”

灰松鼠在树林里到处挖来挖去，他脸上写满了失望，他已经完全记不清自己将核桃埋在哪里了，也许，这和他去年埋的很少有关。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祝你好运！”老爹说，“此刻，好运大概是您最需要的啦！”他看着灰松鼠不停地徒劳挖掘着，无奈地笑了笑说，“老人家，请原谅我的冒失，您的记性可是大不如从前啦！”

“一直以来就没好过，”灰松鼠有些丧气，叹了口气说，“我大概从来就记不清我把东西放在哪里。”他停下手中的挖掘工作，开始眺望远处的山谷，“但是，其他一些事情，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呢！以前，这小山上一切是多么的美好，那个时候，这里住着一些好人家！圣诞节的时候，那些年轻人替我们准备了一棵圣诞树。那时候，那棵针枞树还没现在这么大，他们在上面挂了很多装饰的小灯，给你们兔子准备了胡萝卜、包心菜叶和芹菜，给小鸟准备了种子和牛油（我也会常常蘸一些），给我们准备了坚果，噢，那可是各式各样的坚果……所有的东西都挂在树枝上，漂亮极了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怎么会不记得呢？”老爹说，“我敢保证，对于那些美好的日子，大家都会铭记于心的，但愿新邻居能让我们过上以前那样的幸福生活。让我们一起祈祷吧！”

“是吗？有新邻居要搬来吗？”松鼠急切地问道。

“是听到这样的传说，而且，最近的各种迹象都表明，很有这种可能。”



“真是好极了，”松鼠说，接着，他重振精神，继续他那希望渺茫的搜寻工作，“这么重要的消息，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起过？也许，是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，而且我这到处找东西的工作也实在是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……”

田鼠威利身体矫健地纵身一跃，一下子跳到鼯鼠在地下拱起的脊的尽头，吹着尖锐的口哨，大声嚷嚷道：“鼯鼠，鼯鼠，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大新闻来啦！”听到喊声，鼯鼠昂起头，从地道里钻出来，把他那瞎眼的脸转向威利，尖尖的小鼻子不停地颤动着，问：“是威利啊！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是有什么大好消息吗？”

“是啊，有特大新闻啦，”威利上气不接下气地嚷嚷道，“噢，鼯鼠，这可真是特大新闻啊！现在，小山上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，有新邻居要搬来啦！鼯鼠，新的一家人要搬来啦！就住在那栋大房子里，新邻居……大家都说他们可是地道的庄稼人呢。鼯鼠，工具房里可能又会有你喜欢的新种子还有鸡饲料，那样，它们就会从裂缝里掉出来，整个冬天我们就可以分享那些粮食，不用饿肚皮了，就像夏天一样；还有，到时候地窖里会有暖气，我们可以在墙边挖洞，这样就能住得温暖舒适，再也不会挨冻了。说不定他们还会种百合呢！哦！哦！鼯鼠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多希望现在有一个脆脆的百合根，就是要我拿任何东西换我都愿意！”

“哦，你总是用这套老把戏，”鼯鼠有些忍俊不禁，说，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一直在前面挖，你就跟在我身后等着吃百合根吧，这对于你来说是很好的事情啊，但是我又能收获些什么呢？除了挨骂之外，对，一无所获，那就是我得到的唯一收获。”

“别这样说嘛，鼯鼠，”威利有些伤感地说，“何必这样说嘛，鼯鼠，你这样说就太不公平了。真的，你想，我们都相处这么久了，都是什么交情的朋友了？好朋友应该分享彼此的一切的。别这样啦，鼯鼠，



我知道……”威利有些哽咽。

鼯鼠不禁笑了起来，他用他那宽厚的手掌和蔼地拍拍威利的背。“好了，别难过了，”他微笑着说，“我在跟你开玩笑嘛，你不要总是这么敏感啦！你看，没有你我怎么过日子啊！我怎么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要看东西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，怎么看得见？对了，我要看东西的时候，都会怎么说？”

威利转而破涕为笑，说：“你说，‘威利，来做我的眼睛’。”

“对呀！我就是这么说的，”鼯鼠开心地说，“我说，‘威利，来做我的眼睛’。你就跟我的眼睛一样！你帮我形象而生动地描述所看到的東西的样子，它们的大小、形状和颜色，而且，你说得那么详细，没有人能描述得比你更好了。”

听了鼯鼠的一番劝说，此时，威利的心情好多了。

“还有，要是有人布置了捕鼠夹，我也会及时通知你的，是不是？在有毒饵放出来，或者在有人要碾这片草地的时候，我都会通知你。当然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这里割草了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”鼯鼠笑着说，“好了，现在擦干净鼻子，去周围跑跑吧！我要准备晚餐了，最近，这里的小虫都很少了。”鼯鼠钻回小地道里继续开展他的挖掘工作。

威利看见眼前的地面随着鼯鼠挖掘的动作起伏、摇摆，地上的突起不断地向草地远方延伸而去。他急忙跑到突起的旁边，拍了拍地面。“鼯鼠，”他大声喊道，“新邻居搬来的时候，我还会做你的眼睛的，我会比之前描述得更好的。”

“当然，你当然会的。”鼯鼠的声音从地下隐隐约约传出来，“你当然会的——，你肯定会说得很好的，如果有百合根的话。”

臭鼯鼠菲伟一动不动地站在松树林边，呆呆地望着那间大房子。突然，旁边传来一阵窸窣窣的微小声响，随后，一只红鹿出现在他



面前。

“晚上好，先生，”菲伟说，“新邻居就要搬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听说了，”红鹿说，“也是该来新邻居啦！不过，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是以到处打游击为生的。不过，近来小山上能提供给小动物们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，大家真是太可怜了。”

“是啊，你可以到处打游击维持生存，”菲伟回答，“但是，偶尔你不是也吃些菜园里的蔬菜吗？”

“哦，是啊，如果刚好在附近饿了的话，”红鹿坦诚地承认了这回事，他轻轻地翕动了下鼻子，“菲伟，你能不能移过去一些，移动到下风处，可以吗？对，就是那里，嗯，这样就好，太感谢了。我刚刚说过，有时候我是喜欢吃些菜园里的蔬菜，比如一根莴苣，或者一些嫩花菜，很嫩很嫩的那种——老的会让我消化不良的——不过，我最想吃的还是番茄啦！噢！要是现在能吃到一个新鲜的熟番茄的话——”

“你就尽情地吃吧，”菲伟忍不住打断他的话，“实际上，我是担心你们的安危，我自己才不在乎他们到底是不是庄稼人呢！菜园对我的生活可没有任何影响，我只期待他们扔掉的剩菜！”

“哦，菲伟，你的胃口实在太小了。”红鹿继续说道，“哎呀！风向好像转了，你能不能——？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谢谢，我刚刚说——”

“小胃口就没意思吗？”菲伟生气地问，“你可不了解剩菜的好处，很多的剩菜就好像这个地方有人家，有烟火味一样。当然，有些人家的剩菜太糟糕了——应该说，它们不配叫作剩菜；但是，有些剩菜啊，噢，你简直找不到比这更美味的东西了！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红鹿肯定地说，“肯定好多了！好了，咱们还是换个话题吧！狐狸希望新邻居有小鸡或者小鸭子，这些你也应该感兴趣吧！”

“小鸡还是不错的——不过要小的，”菲伟承认道，“小鸭也行。但